



# 自我解放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的  
行動戰略規劃指南<sup>1</sup>



吉恩·夏普<sup>2</sup> 著  
傑米拉·拉奎伯 協助編撰  
愛因斯坦研究所



蔡丁貴 翻譯  
林哲夫 審訂  
林芳仲 主編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010年3月初版  
2011年8月修訂第一版

- 
- 1 版權為吉恩夏普所有，出版日期2009年6月。通信住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P.O. Box 455, East Boston, MA 02128. 電話：(617)247-4882，傳真：(617)247-4035，E-mail：einstein@igc.org，網址：www.aeinstein.org

非經取得作者之書面同意，本文件不得出版或翻譯。徵詢本文件之出版或翻譯，請與上址連絡。

- 2 亞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資深學者。在此向瑪莉金恩博士（Dr. Mary King）及羅伯L赫爾維（Robert L. Helvey）的指導致謝，並向亞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董事會對準備本文件的支持表示感謝。



# Contents 目次

譯者序 007

審訂者序 013

編者序 023



有哪一種方法可以達到解放？ 031

要解放，有什麼其它選項嗎？ 038

超越過去的經驗 040

務實的與戰略性的 042

獲取新的知識 044

波羅的海與巴爾幹的經驗 048

早期的規劃 059

一個自力更生之規劃的新模式 062

知識的三種類型 064



自我解放

(1) 瞭解衝突情勢、對手與這個  
社會的知識 066

(2) 瞭解非暴力行動技術之本質  
與運用的深度知識 070

外部援助？ 074

尋求有深度的知識 077

入門讀物 078

中級讀物 079

戰略規劃與方法的選擇之讀物 080

(3) 戰略性思考與規劃的能力 084

戰略性的基本考量：對手權力的來源 086

戰略性的基本考量：依賴關係的平衡 088

戰略性的基本考量：公民社會的現狀如何？ 090

戰略性的基本考量：運動的目標與活動

擴大了壓迫體制的弱點嗎？ 092

## SELF- LIBERATION

戰略性的基本考量：積極主動在衝突

中的重要性 094

戰略起草者的選擇 094

基本的戰略決策 098

擬定一個總體大戰略 100

自我提升權能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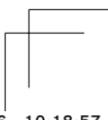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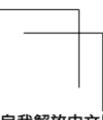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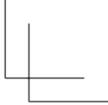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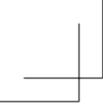
解放的逐步提升 109

邁向這個可能的步驟 111

阻斷新的獨裁政權 112

解放，不會完美 115

閱讀資料 118



## 譯者序

2008年10月25日台灣教授協會與本土社團在立法院前門開始強烈抗議馬統幫公然傾中後而成立「公投護台灣聯盟」（以下簡稱「公投盟」）。彼時，國內外台灣人民因本土陣營大選失敗而士氣低落。2009年夏天在美東夏令營主辦單位的邀請下，我向大會報告「公投盟」奮鬥的情形，以「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作專題演講，並先後到美國與加拿大之城市拜會，鼓勵海外台灣鄉親繼續為「後頭厝」的困境提供關心與協助，得到海外鄉親的正面回應與支持，得以延續「台灣人民自救運動」。

其間，利用到美國波士頓演講之便，與發誓台灣沒有獨立建國就不剃鬚鬚的林

哲夫教授一起拜會哈佛大學愛因斯坦研究院<sup>1</sup>的吉恩夏普博士（Dr. Gene Sharp）。午餐見面時，林教授提到邀請夏普博士再度到台灣指導台灣人的獨立建國運動。夏普博士是非暴力抗爭的國際級大師，曾經實地指導波羅的海三個國家及巴爾幹半島塞爾維亞的獨立運動，獲得令全球追求解放人民的敬佩。夏普博士表示這不是客套，一方面他說年事已高，已經不適合長途旅行；另一方面，他說明最主要的理由是，一個受壓迫的民族要尋求解放，只能透過人民自己的力量，才能實現這個目標。我提早離開午餐出席演講時，確實有點失望，無法掩蓋他同意授權由我來翻譯他一本新書「啓動非暴力抗爭（*Waging Nonviolent*

---

1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P.O. Box 455, East Boston, MA 02128. Web: [www.aeinstein.org](http://www.aeinstein.org)

## SELF-LIBERATION

Struggle)」的喜悅。

不過，等到我演講完畢，午餐時留下來與夏普博士繼續深談的林教授，帶回來夏普博士贈送一份散裝而剛完成的「自我解放 (Self-Liberation) 戰略規劃手冊」一書。當晚經過研讀，發覺這個手冊整理了受壓迫民族尋找自我解放的所有知識與進行實踐的做法，如獲至寶。深覺台灣人民追求獨立建國的運動就是台灣人民的自我解放運動，而這個運動必須從自我提昇及提升人民之權能 (Self empowerment) 開始。演講結束返抵台北之後，爲了按照手冊中提到的另一個重點：這種知識不要淪爲菁英份子所壟斷，即刻著手翻譯，並由林哲夫教授邀請數位具經驗且有前瞻眼光的有志之士一起研讀，漢文翻譯草稿經過林哲夫教授的審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決定將這本手冊印製出版，讓更多關心台灣前途的民

自我解放

眾與青年學生可以了解自我解放的戰略思考與做法。

值此馬統幫不顧台灣社會民意的反對，汲汲欲與中國簽訂ECFA，企圖以經濟手段達成國共兩黨併吞台灣的政治目的。台灣人民一方面要阻止馬統幫背叛選前對台灣人民所做「自由民主」的承諾，另一方面必須阻擋中國共產黨勢力的入侵。譯者期盼這本書的翻譯與出版，能夠為台灣社會普遍感到的無力感注入一支強心劑。「自我解放」就是以「人民的力量（People's power）」來解除自己民族被滅亡的危機，進而建立自己的國家。台灣人民必須培養能力，朝這個戰略目標邁進。

譯者要在此誠摯感謝吉恩夏普教授慨允授權我們翻譯及出版這本他一生長期之心血與智慧結晶的成果，以協助有志以戰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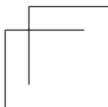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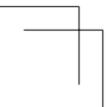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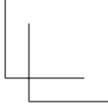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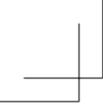
10



SELF-  
LIBERATION

性思考、規劃及非暴力之行動而尋求自我  
解放的人們。

蔡丁貴



## 審訂者序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吉恩夏普教授自1990年以來對我在研究以非暴力戰略與抗爭來追求民主、自由、公義及建立台灣主權獨立國家的努力上，提供持續不斷的教導、慷慨的協助及友誼。

任何大眾化的運動，雖然起初可能是極少數的人，基於某一遠大理想而發動，在其成長過程中，必經大眾的參與，導致動量、機動性、運動的方向、品質和理想的具體化及昇華，而將其運動策略化，企畫能符合藉此大策略完成最終理想，環環相扣主動性的系列活動。

回顧及探討數十年來，從事台灣的民主化及建國運動，痛切地體會到身處國

外，難有連續性的參與，更難有機會擠進決策核心，影響大策略的催化、探索及擬定。能在加、美兩國接觸到數套社會運動所需的工具，謹由衷向所信仰的上帝感謝開導、指引所獲得的培能（empowerment through organizing people）的URM（城鄉宣道工作，1982年始於Toronto）；衝突處理（1994年始於Toronto），幸在2002年再由陳校賢教授引進中性第三者（TPN Ottawa）；開放空間技巧（OST，2002年始於台灣），非暴力的公民防衛（CBD，1990年始於Boston）於1994年前後引進台灣，而或多或少地助長了咱的運動，影響其品質，卻仍與最終的理想目標，及建立新而主權獨立、充滿真善美、和平、公義、民主、人權、自由、法治，富有活力之多元公民社會的台灣國的情景仍遠。此時正是有意願、魄力，繼續參與運動的幹部雲集一堂，冷靜、坦誠地探討

## SELF- LIBERATION

過去的運動，如何被KMT主導，屢屢喪失其運動性及方向性，僅侷限於舉辦反應式的活動，而一再喪失良機，此難關由誰如何重起另類思考之大門？

2009年蔡丁貴教授異類地放下台灣大學教授的身段，以實際非暴力行動投入民主建國運動，在國內外招兵買馬，籌募「老人革命軍」，甚至遠飛到北美較多台灣鄉親僑居的城市演講，也趕到紐約市參加「UN for Taiwan」的遊行。並計畫之後到Boston、Montreal、Ottawa及Toronto演講。我深受感動，就與內人決定先從Toronto驅車到紐約市參加此遊行，然後接蔡教授，當他的司機，提供從紐約到Boston、Montreal、Ottawa到Toronto所需的交通。結果，反而是蔡教授全程當了我們五天的司機。我的另一用意是想藉此遠程的驅車旅行，找機會向蔡教授介紹上述四套社會

改造工具的相關機構及負責主導的人士。

與第一站的Gene Sharp教授的認識，則需要追溯到1990年2月初，在Boston參加他在哈佛大學執教時所主辦的「非暴力制裁」國際會議而接觸到非暴力行動訓練的貴格會與加入他啓蒙創設的公民防衛國際協會（CBDA），也當了五年理事，在多倫多主辦了該會1995年的年會。而Sharp教授經四年多的拜託及邀請，終於在1994年12月答應咱的邀請，來台灣做爲期兩個禮拜的CBD的學術性演講及研討，共有：在戰爭學院非公開的一場演講，在立法院的兩場公聽會與南北十場的公開演講及研討會。

在他離台前，特別叮嚀挑戰一個長久被列入黑名單的人，想辦法正式由官方邀請曾實際運用過CBD之理論的立陶宛前國防部部長Dr. Audrius Butkevicius來分享其

## SELF-LIBERATION

如何以非暴力策略及行動，擊退蘇聯五個加強師的挑戰，成功地脫離蘇聯，重獲立陶宛的獨立，並貢獻於USSR之瓦解的經過。

果然神不負有心人，使我選上第三屆僑選立委，1996年11月初，隨立法院經貿訪問團去立陶宛，成功地在1997年2月邀請此位年輕的精神科醫師來台訪問一個禮拜。在立法院的公聽會外，南北五場演講中，詳細闡述了其最後關鍵性奮鬥及智取的經過，和在此之前所策劃200萬人跨波海三國首都600多公里所組織成的人鏈（Human Chain），手牽手以展示其團結的決心，再獨立的盛舉。

Sharp教授和Butkevicius醫師不辭辛勞前後訪問台灣，他們在台灣演講及分享，與在CBDA五年的理事經驗，間接地鼓勵了「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

（TRANPS）」在1999年5月的成立。主要是企畫利用民間團體來鼓吹、推廣CBD的觀念、教育及組訓計畫。

在我任第三屆立法院委員時未能完成的一些初步工作，非常幸運的獲得第四、五屆數位立委如蔡明憲、戴振耀、鄭國忠及簡錫堦等的有力支持。在蔡立委的主導下，2000年1月15日通過了新的國防二法，採納軍隊國家化、全民國防、全民防衛與政府應推廣全民國防教育的條文。戴立委與范巽綠教育部政務次長的合作下，在2001年9月13-14日，由TRANPS主辦「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的學術研討會，改善了軍民雙方對公民防衛，在加強軍事國防與非武裝國防間互補性功能的瞭解，進而促成鄭國忠與曹啓鴻兩立委的協助，與教育部軍訓處合作下的軍訓課程的改編工程，也幸得施正鋒等數位教授的參與，

## SELF-LIBERATION

和蔡國防部副部長與范政務次長幕後的支  
持。公民防衛雖非為「萬能丹」，但在有  
預先籌劃CBD的教育及組訓下，卻具備對  
防犯、嚇阻及擊敗任何外敵的入侵，與國  
內政變、篡權等盲舉的潛能。

今後台灣國的國家安全與人的安全  
（Human Security），有賴預先透徹且整全  
公民防衛的務實教育及組訓策劃及推動，  
也是咱自我解放建國運動中，藉著具體的  
行動及企畫，以充實心防、深化民主、鞏  
固台灣國之安全、和平及持續成長的一要  
素。

2009年9月13日，Sharp教授破例在禮拜  
天接見訪客，在餐館見面寒暄及午餐後，  
蔡教授因需先離開趕路去市郊演講，我們  
就到Sharp教授所創辦的愛因斯坦研究所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繼續商討能否再  
度請他來台灣支援，並指導咱所需的CBD

工作計畫。他率直地回答說：第一、健康上不再允許他長途旅行；第二、你們只需認真研究策劃，則自力就可以做到，不需要他人的幫忙。便起身走到他的電腦，列印了兩份尚未出版的小冊——「A Guide to Self-Liberation」（自我解放之指南）的原稿給我們。他不計較版權，但要我們做有品質、忠實的翻譯，以供更多有台灣心的人精細地研讀，使我們能更有效益地推動建國運動。

我非常敬佩蔡丁貴教授的精神、用心及所付出的犧牲，催促了不少人參加研讀此一指南小冊及所指定近一千頁的必讀文獻，此漢文翻譯本的出版及有心人士廣泛的研讀，必定會貢獻並導致Sharp教授寫此書之主旨所期待達到的效應，及促使更多有心加入台灣民主獨立建國運動之陣營的人士，經常慎重探討，致力培育思考能



## SELF-LIBERATION

力，從戰略觀點反省所推動、從事的活動與運動的相關性，並催促一群領導者集思廣智，致力擬定一套整全完成建國大業所需的大策略，並策劃相關系列的主動性活動及策略、戰術與方法。確信此書所有的讀者及台灣人將因其出版而獲益良多，促成獨立建國的早日完成。



能受蔡教授之託，爲此書的漢文版爲序，是我極大的榮幸，並藉此機會向蔡丁貴教授致敬，並由衷致謝！容我套一句英文格言：「The last, but not least」，在台灣及寫此序文時，直覺的感觸應指最後才提到，貢獻最大的卻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簡稱PCT）！回顧數十年來，台灣的社會改造及民主運動始終一貫，秉持其信仰與基督的愛、公義及和平的三大社會改造要素參與，關鍵危機時所發表聲明及宣言，經常參與非暴



自我解放

力的行動行列，在人力、智力及物力上，付出極高昂的代價而不求回報，全無私心，默默耕耘，扮演先知、祭司，及其它多種的重要角色。PCT總會提供重要的領導者角色，其中較年輕的牧師如林芳仲、鄭國忠及鄭英兒等積極的參與URM, TPN, OST與CBD等的重要教育、組訓工作計畫。我確信PCT直接及間接地影響、貢獻於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品質、潛能及今後的成就，而造福於台灣的國民。亦藉此文，謹向這一大群的牧長致最大的敬意及謝意，讓我這個第一代的基督徒有機會和他們共事。

林哲夫



## 編者序

# 邁向新而獨立 的國家——台灣



我代表全體編輯委員向吉恩夏普教授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他將他一生累積的智慧與成果透過許多連續的出版，以及愛因斯坦研究院的網站貼文，讓所有努力超越不公不義與壓迫而能以戰略性的非暴力行動來追求民主與人權。我們特別感謝夏普教授於1994年12月前來台灣進行兩個星期的參訪與演講，向台灣的聽眾介紹全民防衛主要的觀念與理論，也特別感謝他於2009年9月授權同意翻譯及出版這本「自



我解放指南」及2010年10月即將出版的相關大約900多頁的推薦延伸閱讀資料。

自197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揭示台灣的未來應該經由台灣人民的決定（自決），促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國際社會略可知道台灣人民的願望，在強國討論與台灣有關的議題時，至少仍會提到必須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而且必須在和平的狀態下決定。

在追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過程中，許多前輩已經為這個將要誕生的國家立下地基，無論是著名的領袖人物或是默默耕耘的基層運動者，都是令人敬佩的。但是我們也遇到過台灣人之間因為運動路線的不同而起的衝突，也曾受到因為利益或認同的問題所造成的阻礙。

1982年，經由加拿大的黑名單林哲夫教授（Dr. Albert Lin），引介Rev. Dr. Ed File愛

## SELF- LIBERATION

台灣牧師傳授城鄉宣教（Urban Rural Mission, URM）給追求民主、自由、獨立的台灣國家的有志之士，這套組織人民爭取權益的愛與非暴力的訓練，曾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幫助台灣人民抵抗暴政。

後來，林哲夫教授陸續將中性第三者經陳校賢教授（Third Party Neutral, TPN）、開放空間技巧經Rev. Dr. Larry Peterson（Open Space Technology, OST）、及全民國防（Civilian-Based Defense, CBD）引入台灣，為的是深化台灣的民主、鞏固國家安全。

2009年夏，林哲夫教授與蔡丁貴教授訪問夏普教授（Dr. Gene Sharp）時，得到他慨允贈送*A Guide to Self-Liberation*（自我解放）的手稿。

2010年春，經蔡丁貴教授翻譯、林哲夫教授審訂，決定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出版漢文版與英漢對照版，希望台灣有志於建

立新而獨立的國家者，可以善用這本書，在各地組成讀書會，一起討論內容，並用OST的方式制定建國的大戰略等方案。

爲了讀者使用方便，本書編輯的考慮是將「自我解放指南」及文中提到之延伸閱讀資料翻譯共分別編成6小冊，以延伸閱讀資料之書籍集中在一本小冊爲原則，而且以每一小冊之頁數大致相當爲考慮。但譯文中仍然保留原書之頁碼，方便讀者查閱引用。第一冊爲「自我解放指南」，可以當作本系列的總論；系列之第二冊包括：「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確實有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及「反政變」；系列之三爲「啓動非暴力抗爭」；系列之四爲「戰略性的非暴力衝突」；系列之五爲「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及系列之六爲「從獨裁走向民主」。閱讀的順序仍然按照「自我解放指南」一冊中所建議的順



## SELF- LIBE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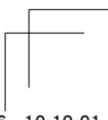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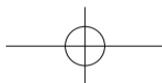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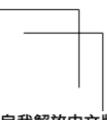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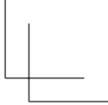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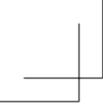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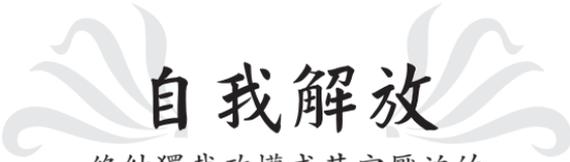
本書的出版，再一次感謝夏普教授（Gene Sharp）、林哲夫教授（Dr. Albert Lin）及蔡丁貴教授的貢獻。感謝李夙儒完成精美的封面設計，並感謝編輯小組的討論與建議，讓「非暴力抗爭」之知識與技術的傳播可以進一步讓台灣朝向公民社會邁進。



林芳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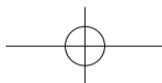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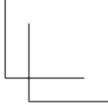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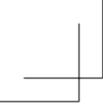






# 自我解放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的  
行動戰略規劃指南



## 有哪一種方法可以達到解放？

許多人生活在被視為獨裁政權的國家，或者稍微不必那麼敵意地說，極權政權的國家。通常，大部份生活在那些國家裡的人民會想要以較為民主與自由的政治體制來取代壓迫他們的政權。但是，要如何實現這樣的目標呢？

獨裁政權並不是壓迫的唯一主要形式，社會與經濟上的壓迫體制也是存在的。當人民想要終結壓迫並實現更多的自由與更多的公義時，是否有一個務實而有效而且能夠自力更生的方法，並且透過它可以持續下去呢？

許多人已經尋找過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且努力工作以實現解放。另外許多人也嘗試過幫助被壓迫的人民終結他們受到的統

治。不過，我們仍然沒有人能夠宣稱，可以提供適切的答案。這些挑戰一直都還存在。

在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體制與大多數被統治人民之間的衝突中，民眾必須決定是否他們只想單純地想要譴責這個壓迫以及對體制表示抗議？或者，他們真的想要終結壓迫，並以一個較為自由、民主、與公義的體制來取代它？

很多善心人士這麼假設，如果他們足夠強烈地指責壓迫者，並且抗議的時間足夠長，人民期待的改變將以某種方式發生。那樣的假設是一種錯誤。

在尋求一個較好答案的過程中會有危險。並非所有被提出的答案都具有同樣的價值，有些人自稱是「革命家」，儘管他們憑藉著雄辯，可是卻懷疑受壓迫的人們。這些「革命家」相信這個統治的體

## SELF-LIBERATION

制能夠永久被驅逐，如果他們自己「守護者」的組織以某種方式獲得國家機器的控制，然後再用他們自己那一套管理與鎮壓體制，來重新打造理論上這個「被解放」之人民所期待的社會。

這些議題需要新的思維。

這個如何驅逐獨裁政權之問題在本文作者之《從獨裁走向民主：解放的概念架構》<sup>1</sup>的著作中有大體的討論。

不過，這本戰略規劃指南有一個更專注而有限的目的，就是它只企圖想要幫助那些希望從壓迫中去實現他們自我解放、以及建立一個更自由與更民主的體制的人們，研擬一個總體大戰略，或者是一個超級的大計劃。進一步說，這份文件不僅與

---

1 曼谷：緬甸民主重建委員會，1993年；波士頓：亞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2003年及2008年。

面對國內獨裁政權的人們有關係，而且它也意味著對面對各種形式之壓迫的人民都是有幫助的。

這份簡短的指南並不能涵蓋為了解放而進行非暴力抗爭之戰略規劃所需要的所有知識與理念做充足而深入的說明。

因此，穿插出現在本文裡的參考資料是經過挑選而涵蓋那些重要主題的出版文獻。按照建議的次序對這些精選文獻的仔細研討是必要的，它們包含很多對研擬解放之戰略計畫有用的理解、知識與深入觀點。

有關戰略術語的定義，請閱讀《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492-495頁；《啟動非暴力抗爭》，第444-445頁及第454-461頁；及《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504-510頁，共21頁。

**注意：**這些刊物資訊與後續的引用，請

## SELF-LIBERATION

詳閱這份文件最後的「閱讀資料」一節，沒有註明作者的刊物都是吉恩夏普（Gene Sharp）所著。

這本戰略規畫指南的使用，是希望未來以非暴力抗爭來排除壓迫時，可以運用得更有效，並且也可以達到傷亡的減少。

目前，生活在一個獨裁政權或其它嚴厲壓迫的人民，對他們要如何才能解放自己，很少有足夠的選擇。

- 欲藉經由一個普通的選舉而帶來一個更民主與更自由之政治社會的重大改變，通常是不存在的、是被操縱的，或其結果也將被偽造或被置之不理的。
- 暴力叛亂包括游擊戰爭與恐怖主義，通常會產生摧毀性的鎮壓、重大傷亡、挫敗，甚至如果行動「成功」，反而導致一個更強大的獨裁政權。

- 軍事政變通常會失敗，或者單純只是在舊的職位上任命新的個人或集團。
- 逐步改革演變可能需要數十年，也許可能不止一次被中斷或倒退。

在仔細思考如何達到從壓迫中得到解放的時候，任何人都不應該假設，會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完成這個工作。相反的，規劃與執行有效的行動以解除壓迫總是非常困難的。進一步說，要實現解放而沒有傷亡幾乎是不可能的。應該要記得，任何試圖使用各種方法來推翻壓迫的體制，可能會遇到嚴重的鎮壓。

面對極端壓迫與可能殘酷鎮壓之現實的時候，時常有一些個人、抵抗的團體及大部分的政府仍然相信只有軍事行動可以處理衝突。儘管有證據顯示，在衝突中使用暴力的抗爭形式，其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壓迫的政權通常擁有良好裝備，可以

## SELF-LIBERATION

發動極端的暴力鎮壓。

有時候，希望擁有更大自由的人民對可以自我解放失去信心。他們甚至可能對強大的外國軍事干預寄以厚望。這個替代選項具有致命的缺點：

- 外國政府可能會利用一個獨裁政權的問題，做為在另外一個國家內進行軍事干預的藉口，而實際上是企圖實現不同、但不是那麼高尚的目標。
-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外國政府初期也有利他的動機而進行干預，隨著衝突的發展，進行干預的政府可能會發現其它更自私自利的目的而發展成爲他們的機會。這其中可能包括對經濟資源的控制或建立軍事基地。
- 一個有足夠軍事力量、可以在另一個國家移除壓迫的體制，通常會有足夠的強大能力，日後強迫性地施加他們



自我解放

自己的目的。即使這些目的不是「被解放」的人們所想要的，這種情況還是可能會發生。

相反的，一個實際而能自力更生地終結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的能力，不僅只是針對現行的壓迫體制。而且這個自力更生的解放能力可以排除勝利的成果被干預的政府不當地拿走，他們宣稱要增進更多自由或公義為目的、而實際的目的是非常不一樣的。

## 要解放，有什麼其它選項嗎？

在過去曾經發生過對抗獨裁政權與其它壓迫之重要而自發或臨時反應的非暴力抗爭。它們產生了不同的結果：有一些是失敗的，有一些是成功的，以及一些兩者兼具的後果。

38



## SELF-LIBERATION

這些公眾抗議、不合作的行動、中斷性的介入干預，有時候不僅對壓迫的體制造成嚴重的問題、而且打敗了專制的統治者。偶而，它們甚至會造成壓迫體制及殘酷之獨裁政權的崩潰瓦解<sup>2</sup>。



有一些非暴力的抗爭會有領導魅力的個人參與，例如默罕達斯K甘地。不過，這些不是典型的個案。使用這項技術但普遍受到忽視之歷史可以駁斥大部分對非暴力抗爭的普遍成見與誤解。

近幾十年來，許多被稱為「顏色革命」



---

2 參閱：吉恩夏普著，《非暴力行動的政治》，波士頓，波特薩金特出版社，1973年；吉恩夏普著，《啓動非暴力抗爭：20世紀的實踐與21世紀的潛力》，波士頓，擴展新視野系列，波特薩金特出版社，2005年；浪諾爾德麥卡錫與吉恩夏普著、布列德班涅特協助，《非暴力行動：研究手冊》，紐約與倫敦：戈蘭德出版社，1997年。

自我解放

的革命與起義已經是眾所周知。這些個案帶來希望，因為它們讓眾多的群眾參與主要以非暴力的抗爭而有重大的成效。這些個案完成的成果取決於各種因素，包括當時的情勢、對以前個案的了解、聰明戰略的有無、可能的規劃程度與使用程度、及運用的方法<sup>3</sup>。

## 超越過去的經驗

非暴力技術如何運作的知識還有很多需要學習。不過，歷史上的應用與我們目前的知識已經進展到了一個地步，不僅可望在衝突中可以更廣泛地利用這種技術。非

---

3 影響非暴力行動應用成敗之因素列表，參閱：吉恩夏普著，《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815至817頁。



## SELF-LIBE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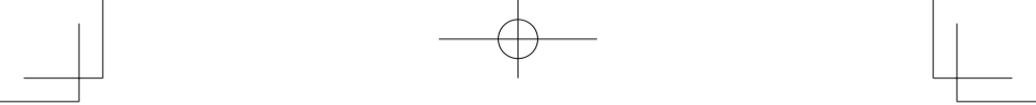
常重要的，因為具有更多的知識、明智的戰略性考慮、擴增的經驗、規劃、及增長的行動技能，未來以非暴力抗爭反擊壓迫的有效性幾乎可以肯定會大大地增加。這應該不會令人感到驚奇，因為經由用心的努力，幾乎任何類型活動的成果必然會大大地提高。



與其它前面提到之可能行事的方式比較，要努力實現一個更民主、自由、公義的體制，戰略性規劃之非暴力抗爭顯然是一個嚴肅的選擇。爲了實現更大的自由與正義而決定深入探討此項潛力的個人與團體必須加以道賀。不過，他們面對著一個艱難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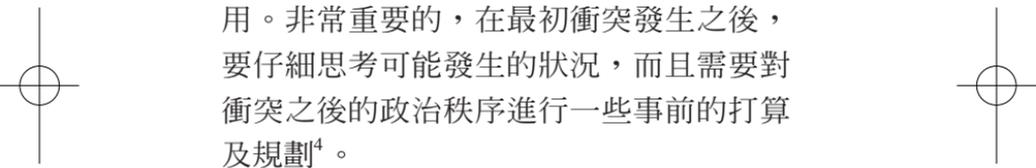
重大的改變不會單獨因爲主張一項長期的目標以及對現狀的抗議而發生。負責任的、明智的以及有效的戰略性行動是必須的。在面對感受到壓迫的情形下，戰略性



自我解放

的非暴力抗爭可以在暴力與被動屈服之間成爲一個可行的替代選擇。

本文件及指定的讀物是爲了幫助那些面對壓迫而想要對戰略性非暴力抗爭之本質與潛力尋求更多知識與了解的個人和團體。本文件的內涵論點是，戰略性規劃會以重大的方式有助於非暴力抗爭規劃的應用。非常重要的，在最初衝突發生之後，要仔細思考可能發生的狀況，而且需要對衝突之後的政治秩序進行一些事前的打算及規劃<sup>4</sup>。



## 務實的與戰略性的

這裡的方法是務實的和戰略性的。它是基於現實，而不是基於信仰，儘管兩者是

---

<sup>4</sup> 參閱後述之軍事政變的危險。

## SELF-LIBERATION

可以兼容的<sup>5</sup>。

本指南的目的是要協助一個希望終結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而代之以一個更自由與公義體制的團體，以規劃如何發動有效的抗爭、人們如何有效利用他們現有的資源以終結壓迫而可以替換它使成爲一個更持久、更自由與公義的體制？

明智的規劃也能幫助將傷亡人數維持在少數。某些方法可能特別挑釁而讓示威者

---

5 有關許多有原則非暴力之類型的說明，參閱：吉恩夏普著，《政治戰略家的甘地及其倫理與政治的短文》，第10章「有原則之非暴力類型」，第201至234頁。有關有原則的方法如何與務實之方法連結，參閱第13章「非暴力：是道德原則、還是政治操作技術？從甘地之思想與經驗的提示」，第273至309頁；並參閱吉恩夏普演講，「在嚴苛的衝突中，有原則非暴力的信仰者其它的選擇是什麼？」，2006年9月22日發表於聖母院大學、喬安克羅克（Joan B. Kroc）國際和平研究所，可由[www.aeinstein.org](http://www.aeinstein.org)下載。

自我解放

很容易變成壓迫者部隊的目標。相反的，某些其它方法可能會產生更大的衝擊而不至於增加傷亡。例如，一個計劃可能讓示威者沿街遊行、面向有機關槍武裝的軍隊。另一項計劃可能會催促抵抗者離開街頭、保持淨空與靜默，並留在家裡一段時間。

## 獲取新的知識

這些年來，我們當中有一些人關注非暴力抗爭的應用，以實現從壓迫中得到解放，藉由講座、課程與工作坊的方式，把重點放在戰略性規劃的重要性。這些活動於超過10年的期間在歐洲與亞洲的不同國家，都是由一個人或一個團隊提供舉辦。

有一些講解說明的內容是簡介入門級的，但其它活動的內容是進階的。有時

## SELF-LIBERATION

候，講解說明會是長達兩個星期的一門課、上午及下午都要上課。一個為期兩週工作坊的講解課程之重點，是要讓這個來上課的團體以後可以為他們的抗爭規劃一個總體大戰略。

這些演講、課程與工作坊在當時看來是足夠的。它們現在的情況如何？則有待評估。

很清楚的，口語的講解說明對於新進人員介紹主題內容時是有用的及有效的，可以提高過去少有或甚至沒有的興趣。在一個小型運動的特殊示威行動之前，以講解說明之方式進行「訓練」的課程，也可以非常有效地為示威遊行之預定參與者的有效行為作好準備。

某些口語之講解說明所產生的正面效果是很重要的，但它們都不足以幫助人們進行戰略性的規劃。似乎很清楚的，對戰略

規劃及其進一步應用所需要的知識與了解並無法以講解說明及工作坊的方式來充分傳達。這個結論也適用於座談會討論的方式，即使某些參與者都具有足夠的資訊。它也適用於演講的方式，即使講員學識淵博而且具有經驗。

單獨口語講解說明是相當不足的，以：

- 傳達先進的知識，及
- 替聽眾準備好使他們有能力可以進行戰略性的分析。

隨著時間的推移，仍然有聽過講解說明、參加過課程及工作坊的團體還是沒有能力在他們的衝突中自行進行規劃整體大戰略。這些團體通常甚至沒有能力在較小型的運動中擬定策略以完成審慎的目標。

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但往往仍然很少有證據顯示，以往所提出之基本知識與理解已經被與會者充分吸收，而影響到他們日



## SELF-LIBERATION

後的決策與活動，更不足以使他們有能力可以規劃戰略。

單獨經由聽講就可以理解，很多人有他們的限制。看起來，非暴力抗爭所需要之知識與理解的數量及類型太多而且太複雜，無法立即地單獨從口語的講解中被吸收。



「培訓訓練師」的做法已經引起很大的興趣。表面上看起來這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方法，可以幫助一大批人成爲未來示威遊行中稱職的非暴力行動者。建立在這種模式的指導教學可能會對這個特殊的目的做出有用的貢獻。不過，要達到進一步的目的，這個方法就高度令人質疑。



幾乎由定義就可以知道，這種方法是無法爲任何人做好準備、使他們有能力進行任何層次的戰略規劃。這是因爲這種方法將一個企圖規劃戰略的人所需要的知識

數量過於簡略化。它還假設這些必要的知識與理解，經由口頭說明兩次就可以成功地被轉移、然後會被應用在戰略性的規劃上。這是非常令人懷疑的。這份文件所提供的戰略規劃指導原則仍然是重要的。

有很好的理由去探索更多其它的方法，使受壓迫的團體可以學習如何為自己的解放抗爭規劃自己的戰略。這些需要的知識與理解有可能透過一些其它的方法來提供，就可以更加好好地被吸收。

## 波羅的海和巴爾幹的經驗

至少有兩個重大的個案，是因為接觸到有關非暴力抗爭的資訊而產生不尋常的成效。這些是1991年對立陶宛、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支持獨立之領導人的磋商，及想要終結米羅塞維奇獨裁政權之塞爾維亞人

## SELF-LIBERATION

在2000年舉辦的研討會。這兩件個案與其它案件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值得關注。

以前曾經獨立之波羅的海三個小國家，經歷過被蘇聯併吞，被納粹德國佔領，並再次被併入蘇聯。這些事件帶來災難性的改變、重大的破壞、大規模屠殺、大量驅逐出境、重大的人口轉變、以及實施殘酷的政權統治。人們進行各種不同的抵抗來反對這些措施。在立陶宛（1944年至1952年）、拉脫維亞（1941年至1944年與1945年之間）、愛沙尼亞（1944年至大約1949年），人們發動重大游擊抵抗力量反抗蘇聯的統治。

隨著游擊抗爭的結束，及在此期間的某種程度上，他們的人民進行了非常重要的非暴力抗議與抵抗。這些行動在之後數年中仍然受到支持獨立政黨的鼓勵或協助而完成，而且終於選出支持獨立的政府。

這些早期的運動完全是本土的，並就目前所知，沒有受到外來有關非暴力抗爭資訊來源的影響，或是受到很少的影響。

在非常重大的非暴力抗議與抵抗已經發生之後，1991年愛因斯坦研究院的代表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提供有關非暴力抗爭與全民防衛<sup>6</sup>的諮商。第一次諮商是由吉恩夏普、布魯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及彼得阿克曼（Peter Ackerman），第二次是由吉恩夏普及布魯斯詹金斯<sup>7</sup>參與，他們會見了支持獨立的政黨成員與領導者以及由選舉產生的政府官員。顧問成員還提供上課與演講，並舉行與政府高級官員、委員會及國會成員的非正式會談。這些探討的重點是非暴力抗爭的本質與潛

---

6 抵抗外國侵佔與軍事政變而採取有計劃與有組織之非暴力不合作與反權威的行動。

## SELF-LIBERATION

能。顧問們沒有指導任何人在他們的抗爭中要做什麼。

奧德流斯·巴特凱維丘斯（Audrius Butkevicius），時任立陶宛的國防部執行長，從立陶宛科學院的格拉齊娜·米尼歐台特博士（Dr. Grazina Miniotaite）收到了《全民防衛》<sup>8</sup>這本新書早期的散裝校對本。她在莫斯科舉行的一次會議中由夏普與詹金斯

- 
- 7 這些諮商發生於受到立陶宛外交部邀請（1991年4月24日至5月1日），第二次至俄羅斯、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首府的行程期間是1991年11月14日至12月7日。他們舉辦多場組織公民抵抗以阻擋可能軍事政變與外國侵略企圖的座談會，參閱亞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1990-1992雙年刊，第5至9頁（劍橋，麻薩諸塞州，1993年）。在第一次旅程之後，受到奧德流斯·巴特凱維丘斯的請求下，布魯斯·詹金斯為立陶宛國防部的研究小組彙整了全民防衛的重要研讀手冊。
- 8 吉恩·夏普著，布魯斯·詹金斯協助，普林斯頓、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0年。

手中收到了散裝本。巴特凱維丘斯影印了50份的散裝本，並將它們送到蘇聯各地，包括鄰國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在審閱這本書之後，巴特凱維丘斯宣稱：「啊，竟然有這樣一個體系！」<sup>9</sup>

9 巴特凱維丘斯（Butkevicius）立即將《全民防衛》翻譯為立陶宛文字，提供政府使用。拉脫維亞國防部長塔拉夫斯雲濟斯（Talavs Jundzis）也立即翻譯提供政府使用，愛沙尼亞的國務部長賴沃費爾（Raivo Vare）則使用英文的原著。這本書後來以三種文字出版，在塔林市的新聞局以愛沙尼亞文、在雷佳市雲達出版社以拉脫維亞文、在維林尼爾斯市之名堤斯出版社以立陶宛文，三者都受到各自主管國防事務之部長的贊助。

於第二次的行程中，夏普與詹金斯不僅與立陶宛的國防部官員見面，而且在拉脫維亞與國防部長塔拉夫斯雲濟斯及拉脫維亞最高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及國防部官員見面。在愛沙尼亞，夏普與詹金斯與國務部長賴沃費爾及國防委員會的成員、國防部及政府官員見面，費爾部長對愛沙尼亞全國的政治中心發出非暴力抵抗的指令，但故意不在

## SELF-LIBERATION

早期即興式象徵性的非暴力抗議做法（例如，波羅的海連接三個首都200多萬人手牽手的人鏈），後來變成正式之非暴力不合作與反威權之更有系統與更精心設計的形式<sup>10</sup>。

他的辦公室留下文件。

在1991年12月巴特凱維丘斯認為《全民防衛》這本書為抵抗蘇聯佔領（第一次於1991年的1月、第二次在1991年的8月）的非暴力行動規劃鋪陳了大部分的基礎。

- 10 參閱：歐爾格茲艾格利提斯（Olgerts Eglitis）著，《解放拉脫維亞的非暴力行動》（劍橋，麻州，愛因斯坦研究院，1993年）；葛蕾吉娜米尼歐台特（Grazina Miniotaite）著，《立陶宛的非暴力抵抗》（劍橋，愛因斯坦研究院，2002年）。

對拉脫維亞非暴力解放抗爭更詳細而完整的研究，參閱：瓦蒂斯布羅茲瑪（Valdis Blūzma）、塔拉夫斯雲濟斯（Talavs Jundzis）、詹尼斯力克史庭斯（Janis Riekstins）、吉恩夏普及翰力斯史特羅斯（Heinrihs Strods）著，《非暴力抵抗：拉脫維

建立偏好獨立之新機構，同時也轉移現有之機構而變成贊成獨立，是這些運動的重大特點。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稱波羅的海國家的獨立宣言是無效而空洞的。

奧德流斯巴特凱維丘斯，後來成為國防部長，歸功於《全民防衛》這本書是立陶宛戰略的基礎。拉脫維亞國防部長塔拉夫斯雲濟斯與愛沙尼亞的國務部長賴沃費爾也提出類似的說法。

1991年1月13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主席，包里斯葉爾欽在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市與所有三個波羅的海國家的領導人簽署了一項聯合聲明。在聯合聲明中承諾相互幫助與援助，同時反對任何對其國政事務之軍事干涉。之後的談判結果導致蘇聯

---

亞獨立重生的抗爭（1945-1991）》，雷佳市，拉脫維亞科學院，2009年。

## SELF-LIBERATION

軍隊的完全撤出。

立陶宛在電視塔台大規模示威的死亡人數是14人，獨立後在邊境關防的軍營的死亡人數是6人，在拉脫維亞的人數是6人，愛沙尼亞則沒有。然而，儘管他們處在脆弱的位置、已經被蘇聯軍隊佔領、以及蘇聯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力量，所有三個波羅的海的國家已經成功地脫離了僵化的蘇聯。

在塞爾維亞於90年代後期，塞族人往往在嚴寒的氣溫中舉行即興象徵性的非暴力抗議，反對米羅塞維奇總統的獨裁統治。

2000年，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的一個研討會期間，羅伯特赫爾維（Robert L. Helvey）提供了有關非暴力抗爭的資訊。與會的塞族青年後來組成「歐特破（Otpor）」這個抵抗組織。赫爾維結合自己有系統的講解搭配推薦的主要讀物，兩

者都是吉恩夏普的著作：《從獨裁走向民主》與《非暴力行動的政治》。這次研討會似乎已經獲得了非常正面的成果。赫爾維留下這些書本，好讓與會者帶回塞爾維亞。《從獨裁走向民主》一書，由「公民倡議」這個組織以塞爾維亞文出版，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sup>11</sup>。

斯爾賈波波維奇（Srdja Popovic），一位傑出的塞爾維亞團體的戰略規劃者，曾經在布達佩斯與赫爾維會面，已經深入了解各種不同組織與機構的運作。他當時正在尋找可能的相關經驗教訓，以便採取行動終結米羅塞維奇的獨裁政權。

在研讀過《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之後，斯爾賈波波維奇寫道：「…夏普的著作在如何面對一個殘酷的體制上，提供了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有效藍圖，同時引導人民進入一個多元而非暴力的抗爭，尋求

自我解放。」<sup>12</sup>

斯爾賈波波維奇與他的同事把焦點放在六個必要的政治權力來源<sup>13</sup>，做為破壞專制政權的關鍵切入點：縮小或切斷這些來源，政權體制就會被削弱或分支瓦解。

在所有波羅的海的三個國家及塞爾維亞，有五個共同的因素：

- (1) 所有四個國家都遭受了極其殘暴政權的迫害。

11 英文的版本是由馬蕾克奇拉基維茲（Marek Zelaskiewicz）從加州提供。

12 「CANVAS完全指標：非暴力衝突在塞爾維亞的領域，米羅塞維奇時期應用吉恩夏普非暴力行動理論的整體分析探討」影印本第8冊，2001年。CANVAS是塞爾維亞貝爾葛蕾德市之「非暴力行動之應用與策略中心」的字母縮略名稱（Centre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

13 在《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中提出。

- (2) 每一個國家在之前的年代，都經歷了重大的、但沒有成功的武力抗爭。
- (3) 在波羅的海的國家到1990年之前；在塞爾維亞到2000年之前，已經有本土自行組織之重大的全民非暴力抗議與反抗。
- (4) 當時進行之面對面口語講解與討論，都有具有多年研究與分析抵抗獨裁統治、外國侵佔、及軍事政變等背景的外部專家參與。
- (5) 這些口語的講解都與重要的紙本閱讀資料搭配，這一些資料都是有關政治權力及反對獨裁與侵略的非暴力抗爭，都讓波羅的海國家的重要政府與民間政治領導人可以取得，讓塞爾維亞的民間政治領導人可以取得。

## 早期的規劃

思考與規劃如何讓特定之非暴力的抗議或抗爭更為有效、是受到期待而且是有可能的。這種規劃並不是全新的。有很多以前規劃之各種不同的例子。



在早期小規模的運動，例如在美國爲了反對種族隔離而採取對公共汽車的抵制或在午餐桌台的靜坐，都是有規劃的。同樣的，幾十年來爲了和平、社會正義、婦女選舉權、公民權、人權及環境保護，也都做了戰術上的準備，進行數天或長達數週之久的示威遊行。



在幾個國家爲了經濟及政治之目的而進行不同的總罷工，在在都是有計劃與準備的。遠遠追溯至早年美國殖民地從1765年至1775年對英國統治的非暴力抗爭，不

自我解放

僅是戰術性的，而且甚至是長期的戰略規劃。<sup>14</sup>

非常罕見地，有像默汗德斯甘地一樣睿智而直覺的戰略家，他會重點指出每一個戰略的戰術步驟。

在20世紀的80年代，波蘭民眾在獨立組織「團結工會（Solidarity）」與相關團體的抗爭中，根據他們的歷史經驗、在困難之下完成了自我的解放。2000年，在塞爾維亞爲了推翻米羅塞維奇獨裁統治的抗爭，都作了事前的計算、活動、籌備、及戰略

---

14 參閱：沃爾特康瑟二世（Walter H. Conser）、郎諾德麥卡錫（Ronald M. McCarthy）、大偉拓思闕諾（David J. Toscano）、吉恩夏普編，《抵抗、政治與美國獨立抗爭，1765-1775年》，栢爾德市（Boulder）科羅拉多州，琳恩賴恩樂（Lynne Rienner）出版社，1986年。特別注意「附錄F，大陸協會，1774年10月」。



## SELF-LIBERATION

規劃。

不過，在許多發動非暴力抗爭的衝突中，卻並非如此。時常，完全看不出來有戰略性的計算，有時候是規劃不足。雖然如此，仍然還有一些顯著的成果。



還是有必要指出，有許多情況，就只有非常有限的成果。有時也會有一些災難性的挫敗與可怕的傷亡，例如，在中國北京的天安門廣場。這種挫敗與傷亡在未來必須要能夠減少，同時可以實現更大的成就。



更全面且紮實的戰略規劃，對於未來反抗極端壓迫與減少傷亡的非暴力抗爭，可以有助於提高有效度。不過，依賴外部顧問提供這個規劃可能是危險的與不明智的。如何發展戰略的知識最好是準備好到可以取得的，如果這樣那些面對獨裁統治及其他受壓迫的人民就可以規劃如何能自

自我解放

力更生，解除他們受到的壓迫

## 一個自力更生之規劃的新模式

如同上述的討論，就這個主題的範圍，它顯示口語的講解只產生比仔細研究書面資料與分析稍多一些有限的理解。書面資料可以在個人選擇某個方便的時間與地點來閱讀，並且可以在有需要的時候慢慢研究、重複閱讀與再回顧。

這份文件探討一個新模式的發展，以便協助那些爲了從受壓迫中解放出來而希望研究非暴力抗爭之可能潛力的個人或團體。這個模式還可以幫助人們增長他們的知識、理解與思考，讓他們學會如何在與極端對手的衝突中採取更有效的行動。在預期是嚴厲鎮壓之尖銳政治衝突中，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對於非暴力抗爭的操作及

## SELF-LIBERATION

其潛力分析之選擇書籍，有必要大大的加以研讀。

如果本文件的分析被認為有潛力可以幫助，我們鼓勵對我們所推薦有關非暴力行動的出版物內容作廣泛的傳播與研究。這種知識與理解的廣泛傳播也可以抵消任何可能之菁英主義的傾向。這個深度的知識可以在許多人之中擴散，而不是讓一小部分人所擁有。規劃未來抗爭以實現與維護解放的能力可以廣泛地傳播，這能夠產生重大的後續影響。

這個得到知識的另一種途徑，如果謹慎地遵循，最終應該會讓個人與團體成為有能力自力更生地為重大衝突準備一個總體大戰略。它應該還會幫助人們為局部小型的運動準備個別的策略。

這樣一個睿智制定的總體大戰略，就可以讓抗爭中的參與者採取可以在衝突中以



自我解放

逐步累積接近目標的方式來行動。這樣的做法可以與衝撞他們高壓統治者的政策、作為與鎮壓，同時來進行。

這些成果將不會由他人弄好放在銀盤裡交付給你。當新加入人員使用這種提升權能的方法來擴增他們自己知識的時候，這裡所建議的研究與規劃才會產生正面的效果。然後，以健全的分析與仔細的規劃、有紀律與勇敢的行動，它才可能擺脫目前的壓迫體制，邁向一個建立在責任與自由之基礎上的更美好社會。



## 知識的三種類型

從研究、觀察與分析，我們知道需要三種知識，以便激發人們有能力去發展一個可以勝任的總體大戰略，以實現一個成功的解放抗爭：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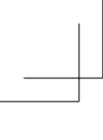
## SELF-LIBERATION

- (1) 瞭解衝突情境、對手、與社會及其需求的知識。
- (2) 瞭解非暴力行動技術之本質與運作的深度知識。
- (3) 戰略性分析、思考與規劃所需要的知識與能力。

沒有「所有這三種」類型的知識，任何團體要發起反對獨裁統治或其它壓迫體制的抗爭、甚至試圖為這種抗爭準備一個總體戰略，是愚蠢的，而且可能會導致災難的。

認識到這一點，有人建議匯集三組人，每一組各自有一個類型的專業知識，可以與其他組分享。人們都認為，三個分組一起在同一個房間就會產生可以勝任的總體大戰略。不幸的是，每組雖然各自擁有所需要三個類型的知識之一，把三組人員聚集一起並不能達到我們需要的結果。

這是因為各組所擁有之特殊專門知識仍



自我解放

然會停留在各組的心思狀態。能夠產生一個明智之總體大戰略所必須具有的分析能力，必須是可以將這三個類型之知識與思考加以整合的能力。所有三種類型的知識，必須存在於幾個準備戰略草案同樣一個人的思維裡，而不只是存在於已聚集的三組人當中。



有必要深入探討如何整合所有這三種類型的知識與技能，以便制定一項可以勝任的總體大計劃，以實現人民權能的提升與民主化。這種經過整合的知識在追求較小目標的小型運動之規劃中也是必需的。



### (1) 瞭解衝突情勢、對手與這個社會的知識

生活在獨裁統治或其它壓迫形式的人民，對他們生活的體制可能已經有相當多

## SELF-LIBERATION

的知識。因此，他們具有一些權力的潛能。「權力之潛能」是指在調動與應用之下、可以使這個團體在重大衝突中行使重大權力的素質、資源與技術能力。

下列問題可以有助於釐清這方面的知識：

- 在衝突中，攸關利害的議題是什麼？
- 這些議題對雙方的重要性如何？
- 這些議題，或是對議題承諾的強度是否會隨著時間產生變化？
- 雙方會向對方作出讓步的難易程度如何？
- 對抵抗者反對壓迫而言，可能的讓步是有益還是有害？
- 抵抗的民眾有什麼辦法可以動員其他個人與團體來參加這些議題的抗爭？
- 如何使用真正的議題來推動反對運動的動員、縮小對手的支持、以及改變對方陣營的效忠者及第三者？

流亡國外的人可能缺乏一些這方面的知識，儘管他們可能有其它的優點。他們可能具有大多數生活在那個社會裡的人們所缺乏的資訊與深度見解。

在評估國內目前情勢的時候，對壓迫之體制與潛在之民主運動進行一個絕對與相對優勢的評估，可能是有幫助的。對手強在哪裡，他們弱在哪裡？抵抗者強在哪裡？他們弱在哪兒？這可以使用戰略性的估計來完成。

[戰略性估計在下列讀物中有所解釋：  
《啓動非暴力抗爭》，第525-541頁；  
羅伯特赫爾維（Robert L. Helvey）《戰略性的非暴力衝突》，第47-65頁和第165-166頁。頁數小計：38。累計總頁數到此：59。]

不過，在進行一個戰略性估計的時候，戰略規劃小組的成員不要沉迷於戰略估計



## SELF-LIBERATION

的細節，而忽視大局的主要因素，這樣的謹慎是必須的。

主要的重點是要知道雙方的長處與弱點、他們的權力來源、以及在公開的衝突中雙方使用權力可能產生的衝擊。這些雙方的優勢和劣勢相互比較之下，結果如何？同時，雙方各自的長處與弱點，可能如何加以改變？



很清楚地，最好事前就能夠知道對手用來打斷不合作與反威權行動之暴力鎮壓與其它管制的手段。這一些資訊必須在即將來臨的衝突規劃中受到考慮。

有時候，一個面對強烈反抗的壓迫政權可能施加更極端的鎮壓與暴行。還必須考慮對手可能使用心理、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反制措施。儘管遭受鎮壓及對手的其它反制的手段，也有必要對抵抗之民眾在解放抗爭中能夠堅持的能力與意願加以評



自我解放

估。

## (2) 瞭解非暴力行動技術之本質與運用的深度知識

這種非暴力的技術通常是鮮為人知而且未被充分了解。很多人對它存有錯誤的成見。他們可能自以為對它很了解，但實際上往往是非常不一樣的。

在某些面向來看，非暴力的抗爭是非常簡單的。在其它面向，這個技術是極度複雜的。要有可能做出明智與有效的戰略規劃，需要具備對這個現象之基本認識之外還要有更多的理解。沒有事先對這個技術非常透徹的瞭解，沒有人有可能規劃一個明智而可以受到高度依賴之非暴力抗爭的總體大戰略，及其中個別小型運動的策略。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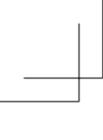
## SELF-LIBERATION

這種技術之現有知識與了解的普遍不足意味著，認知到非暴力抗爭可能有用的團體與個人，在沒有事先進行認真研究與作好明智準備的情形下，不應該倉促地採取行動。

他們也不應該試圖立即參與制訂一個整體抗爭的總體大戰略，也不應該對有限小型的運動做出個別的策略。認知到自己不懂什麼會有助於防範簡單化而且危險之假設，它們會帶來問題與災難。

對這項技術之健全知識的缺乏，目前幾乎無所不在。只在最近數十年，它才有英文刊物開始導正這種現象。

雖然遠非完美，許多參與戰略規劃所需要而且可以取得之必要知識與理解，現在可以在英文發表的研究報告中找到。這方面知識的取得，在其它語言就更稀少了。同時，在其它語言中完全等同的術語幾乎



自我解放

從來就不存在。即使是使用英文的研究，概念與術語在早期也是一樣的非常不足或是缺乏的。這種情況使得要將現有的文獻從英語翻譯到其它語言變得更加困難。



非暴力抗爭追求新知識與理解的努力，已經有需要而且會產生新術語與定義的修訂<sup>15</sup>，這些都讓重要的關鍵概念與想法在溝通上有可能得到改善<sup>16</sup>。某些關鍵術語以及一些重要文章之其它幾種語言的翻譯本都可以在愛因斯坦研究院<sup>17</sup>的網站上找到。

這裡所推薦有關非暴力行動的大多數讀物，是來自單一的作者。這種情況是令人



---

15 參閱：吉恩夏普著，「全民抗爭辭典」新書，待出版中。

16 「非暴力抗爭之翻譯指南」，可由愛因斯坦研究院的網址下載。

17 [www.aeinstein.org](http://www.aeinstein.org)



## SELF-LIBERATION

遺憾的，因為反壓迫的非暴力抗爭這個領域並沒有像它所值得的那樣，充分受到研究或關注。不過，這些讀物的選擇是以內容為基礎，而不是以作者為基礎。涵蓋與推薦讀物同樣內容之其他作者的研究並沒有被標記出來。有關非暴力行動其它重要而沒有列在這裡的現有研究，以後可以做為有用的補充讀物。



這裡對推薦書籍的選擇方式，是假設讀者的主要興趣是在未來有可能應用這項技術來反抗獨裁政權。不過，如前所述，這些讀物也可能對準備面對其它嚴重的衝突是有用的，特別是那些衝突的目的是在以更加公義之政策與機構來取代社會與經濟的壓迫。

當人們認為他們已經準備好行動的時候，提供指導性的學習可能會令這一些人困惑，甚至令他們討厭。多次觀察中，可

自我解放

以看到一個共同的反應。

正在考慮將來要使用非暴力抗爭的人們，通常會假設他們已經充分了解這個替選方案，因此沒有必要花時間來做更多的閱讀。它幾乎從來不會是這樣的。

這種態度與習慣在最好的情況下是導致戰略規劃不足的前因，而在最糟糕的時候，就是災難的前兆。

外部援助？

有些人認知到他們缺乏對非暴力抗爭的深刻認識，轉而向外人尋求指導他們應該做什麼。他們可能會找到有一些熱切地想指導的個人與團體，及一些想要提供幫助的人。

不過，接受這些協助有時候會像缺乏對非暴力抗爭深入了解、而要決定如何進



## SELF-LIBERATION

行這樣之衝突一樣的危險。外部資源的人力不可能具有對這個特定之衝突局勢、或是目前政治局勢、或是歷史背景的切身知識。這些外人甚至可能對非暴力抗爭並沒有深入的了解。他們可能提供的指導有可能是不明智的，很有可能導致挫敗與大規模的傷亡。



此外，外部的援助並不會提升人民的權能。接受外部諮詢意見以解決他們困難的人民，仍然會要依賴別人來處理他們的問題。

進一步來看，外人所提供的指導有時候會以提供指導之外人所希望完成的目標做為主要的動機，而不是以面對壓迫之人民的目標為主要動機。有時候，向外人請求指導抵抗者應該如何做，甚至會導致這個抗爭落入這些外人的控制。錯誤而且膚淺的指導意見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它可能會發生，這些外人對一個非暴力

自我解放

抗爭團體提供協助時，也會提供資金給時常陷在困難之財政窮困處境的抵抗者。這種情況值得極度的謹慎小心。

這類財務援助可能會由個人、組織或情報機構所提供。財務援助可能後來會被揭露是與某一類型或其它的控制有所關聯。如果這些控制是被接受的，抵抗者就失去了決定自己行動方針的能力。如果控制沒有被接受，財務的援助可能就會被斷絕。如果財務援助來自情報機構，贊助政府的政策改變可能會導致資金的突然終止。

除此之外，最糟糕的是曾經涉及情報機構及其政府之「骯髒詐術」的記錄，使民主解放運動與他們的任何關聯，都會讓人懷疑他們的智慧，並且大大增加了運動的脆弱性。抵抗者受到情報機構資助的事件被揭發之後，可能會嚴重損害到運動，並且造成抵抗者受到抹黑為敵對外國政府的

76



## SELF-LIBERATION

人頭工具。這對收受資助之抵抗運動工作會產生極端嚴重的後續效應。

這些現實讓人更能理解甘地對抵抗者所提出的強烈警告，他們不要依賴外部財務的支持。

### 尋求有深度的知識



沒有足夠的背景與知識而試圖為將來的非暴力衝突抗爭規劃戰略計劃，就像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學生沒有先研讀化學的書籍，就進入一個化學實驗室，並且隨便任意混合未知的元素與化合物在一起。缺乏非暴力行動的深度知識而建議某一個行動路線的人，很可能會對運動造成巨大的傷害。

致力於傳播非暴力抗爭的知識時，需要一個相當於醫學上之希波克拉底

自我解放

(Hippocratic) 的誓言 (譯者註：接受醫學學位者所作的宣誓)：「*首先，不要造成傷害。*」要注意這個警告，就有必要知道應用非暴力抗爭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傷害。

爲了滿足對非暴力行動深入了解的需求，主要的關注應該放在研讀這項技術現有的仔細分析。以下選出的指定讀物是爲了進行精確之建議順序的研究。從中挑選、變換讀物的順序、以其它讀物來代替、跳過任何閱讀資料，都是不明智的。日後，更多的與更廣泛的讀物可能是有用的，但不是現在。除非另有說明，這些讀物是吉恩夏普的著作。

## 入門讀物

獨裁政權易受非暴力抵抗攻擊之脆弱性  
分析：閱讀「以信心面對獨裁」《社會

## SELF-LIBERATION

《權力與政治自由》，第91-112頁。頁數小計：21。

對非暴力行動的精簡介紹，可以找：「確實有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第1-48頁。頁數小計：48。

有關探索處理獨裁統治的實際可行方法，閱讀：《從獨裁走向民主》，第八至第十頁，第1-90頁。頁數小計：93。

### 中級讀物

非暴力行動的權力分析，在：羅伯特L赫爾維，《戰略性的非暴力衝突》，第九至十二頁，第1-45頁及第67-86頁。頁數小計：69。

更多有關衝突中的非暴力行動，在：《啓動非暴力抗爭》，第13-65頁，第359-430頁。頁數小計：125。總頁數累

自我解放

計：436。

### 戰略規劃與方法的選擇之讀物

有關戰略規劃的簡介，再閱讀：《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492-495頁；閱讀：《啟動非暴力抗爭》，第433-446頁；赫爾維，〈戰略性的非暴力衝突〉，第87-99頁。頁數小計：31。

論消除權力的來源，閱讀：《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11-12頁及第744-755頁。頁數小計：14

論政治權力的再分配，閱讀：《啟動非暴力抗爭》，第423-430頁。頁數小計：8。

有關研擬策略的指導原則，查閱《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495-510頁；及《啟動非暴力抗爭》，第433-508頁，頁數小

## SELF-LIBERATION

計：102。

討論如何以最小傷亡與最大效益根除壓迫，閱讀：《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第161-179頁。頁數小計：19。

論非政府機構的重要性，閱讀：《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第21-67頁。頁數小計：47。

有關抗爭技術對社會結構之關係的分析，閱讀：《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第309-378頁。頁數小計：70。

有關非暴力行動其它面向的討論，閱讀：赫爾維，《戰略性的非暴力衝突》，第101-143頁。頁數小計：43。總頁數累計：770。

這些讀物對規劃反抗根深蒂固之對手的抗爭將會提供非常有用的理解。這些對手非常不可能會不戰而放棄他們的控制與支

配。在這些情況下，明智而資訊完備的行動可以大大增加達到成功的機率，同時可以減少傷亡。

大家都會假設，抵抗計劃正在進行準備，而至少其中一部分是在戰略估計的基礎上。在一個重大之非暴力衝突抗爭的過程中，雙方之權力潛能與實際動員的權力，肯定會出現變化。因此，需要重新關注到競爭者雙方之間的權力平衡。當一方或雙方的實際權力發生了變化，進行新的戰略估計是聰明的做法，它可以用來發展下一階段衝突抗爭的計劃。

睿智的非暴力抗爭比其它手段更有可能達到這個解放，因為此一技術的應用可以有效地將權力分散到整個社會，這個權力分散的方式有兩種：

- 人們變得對應用這種類型的行動有經驗，經由細心運用，它可以用來對付



## SELF-LIBERATION

現有或未來的任何壓迫。

- 非暴力抗爭的應用會強化而且有助於創造、國家控制之外的獨立機構。這些機構與團體可稱為權力的「駐集點」，它是權力駐集以及從該處可以應用權力的“所在地”。這些機構可以在需要時做為進行組織性抵抗的基地。個人的抗議與挑戰權威也許是高尙的與英雄氣概的，但可以成功終結壓迫的抵抗，需要合作的抵制與反抗威權。

不過，在這裡，要適當地提醒，一個戰略不會透過研究這些讀物就會自動變成有效。這些排序的挑選讀物可以是非常有幫助的，但僅靠它們並不能保證讀者能夠制定聰明的戰略。額外的東西是有必要的。

### (3) 戰略性思考與規劃的能力

希望規劃一個聰明之戰略以解除壓迫的人，必須以下列的方法增長他們的能力：

- 他們必須研究戰略規劃的建議。
- 他們必須為他們自己思考，並且睿智地規劃。
- 他們必須準備承擔責任。
- 他們必須發展自己戰略性的思考能力、以及可以勝任進行戰略性規劃的能力。

換句話說，規劃者必須考慮我方陣營如何採取行動，讓抵抗者實際做出貢獻來實現他們的目標。所有這些需求都要在向這些可能有意願而且有能力施加嚴厲鎮壓之獨裁或統治之對手進行抗爭的範圍裡來完成。

## SELF-LIBERATION

「戰略性的思考」是指計算如何採取切實可行之行動，以改變情勢，而讓實現期待的目標變得更有可能。這與只是強調確認它的主觀期待性或者宣布反對現行體制，是非常不同的。

計算如何實現長遠目標，包括計算人們可以採取什麼樣的行動，能夠更接近地完成期待的目標。長期之總體大戰略的規劃，必須審慎重視長期衝突中許多未來可以預期的小型運動。

這些計劃必須包括，長期衝突抗爭要如何開始、活動要如何發展，而且次級戰略與小型議題的個別運動必須最後可以對實現主要目標有所貢獻。

戰略性的思考也意味著，人們需要學習如何反制對手及反制那些想要讓非暴力抗爭失敗之個人或團體的行動。

## 戰略性的基本考量： 對手權力的來源

實際可行之戰略規劃需要確認對手的權力來源，並且審視抵抗者是否可以、如果可以、這些抵抗者如何減少或斷絕這些來源的供應。

在塞爾維亞，在破壞米羅塞維奇獨裁政權的規劃中，斯爾賈波波維奇與他的同事把焦點放在任何統治者已經被確認出來的六個政治權力來源。

[再讀：《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11-12頁及第744-755頁。沒有新的讀物。]

已經被確認出來的六個權力來源，是權威性（合法性）、人力資源、技能與知識、無形的因素、物質資源、及制裁（懲

## SELF-LIBERATION

罰)。對統治者所有這六個來源提供的支援是可能來自社會民眾與機構的支持、協助、服從與合作。這些向統治者提供必要之權力來源的這些團體與機構，被羅伯特赫爾維稱為政權「支撐的支柱」。

這些團體與機構並不保證供應權力的來源。他們的支持度永遠都會有所改變，可能被蓄意地受到改變。當支撐之支柱變成不可靠的時候，當它們縮小或甚至斷絕供應這六個權力來源的時候，暴虐的政權就被削弱了。如果必要之權力來源的供應被切斷的時候，壓迫政權就潛在地會被弄得無能為力，並且被分支瓦解了。

這些深度的見解與塞爾維亞的經驗提示，制定總體大戰略時的一個重要因素，必須就是檢驗每個抵抗運動是否將會減弱或強化對手的力量。這也適用於評估小型運動中可能的策略與目標。

自我解放

道理反過來，至少是同樣的重要：請問抵抗者的權力來源會經由每個小型的活動得到強化或削弱嗎？

戰略規劃者必須要嚴肅地考慮這些問題。

## 戰略性的基本考量： 依賴關係的平衡

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不合作行爲（也稱爲抵制）構成非暴力抗爭之可用方法的主要類別。

如果這些拒絕提供的貨物、服務、與其它權力來源是對手真正需要的，而且如果這些是對手他們所依賴於抵抗者的，這些方法只會對對手產生重大的衝擊。如果這個依賴度是爲了非常需要的東西，以不合作的方式來限制或切斷權力供應的潛力

## SELF-LIBERATION

是非常強有力的。如果雙方都為某種重要的東西而依賴對方，衝突有可能變為更複雜。這些現實在構思一個抵抗戰略之規劃的時候，必須認真加以考量。

依賴程度的分佈與依賴關係的平衡將嚴重影響不合作產生的衝擊。因此，在進行戰略規劃的時候，必須回答下列的問題：

- 在所需的貨物、服務與權力的來源上，哪一方依賴對方，以及依賴到何種程度？
- 所有的依賴關係都是單一方向嗎？還是雙方都很明顯地依賴對方？
- 依賴的一方，或是雙方，是否已經或者可以創造替代品，以取代那些因為對方不合作而被縮小或被切斷的貨品、服務與權力來源？

## 戰略性的基本考量： 公民社會的現狀如何？

第三個要加以考量的重要因素是，如前面所提到之社會中的獨立團體與機構、權力駐集點的現狀。在準備編寫戰略草案，以及後來要在公開衝突中應用它們的時候，對於這些不受國家控制之機構要給予主要的考量，是重要的。

這些「權力駐集點」可能有多種多元的用途，其中許多是完全非政治性的，可能有些明顯的是政治性的。應用這些「權力駐集點」的權力潛能，可能只是啓發（如教育）、或可能動搖體制（如公務員的不合作）、甚至可能會終結這個壓迫（如對手之管理與法制的分支瓦解）。

整體而言，這些團體與機構通常被稱

## SELF-LIBERATION

為「公民社會」。如果社會中這些權力的「駐集點」變成數目很多且具優勢，在民主化的抗爭中它們可以是提升民眾權能的基礎。這些「駐集點」可以大大有助於正在進行不合作抵抗的民眾，以便限制或切斷政權的權力來源。經由保持團結與支持，這些團體還可以幫助人民承受極端殘酷的鎮壓。

如果社會裡沒有大量且具優勢的這些權力「駐集點」，在總體大戰略與個別小型運動策略的規劃中，就必須考量它們的弱點或者不存在。因此，終結獨裁統治的長期抗爭之初期步驟，必須高度地加以限制，同時謹慎地上場。

如果長期的抗爭需要強大到可以終結壓迫，幾乎可以確定的就是必須有權力「駐集點」的存在、或是結合、或是有意地催生而且受到動員。此時強化或創設這些權

力的「駐集點」就必然成爲一個優先的重點

在1956-1957年匈牙利革命期間，當匈牙利軍隊試圖與蘇聯軍隊對幹時、抗爭轉變成爲軍事手段之前，這樣的「駐集點」以各種不同形式的「委員會」出現。軍事性的抗爭被粉碎之後，第二階段的非暴力抗爭就啓動了。

戰略起草者必須注意到權力駐集點的狀況與條件。

### 戰略性的基本考量： 運動的目標與活動 擴大了壓迫體制的弱點嗎？

在規劃總體大戰略與個別小型運動之策略時，第四個主要的考慮因素是，目標與活動是否擴大一個極端的獨裁或其它壓迫

## SELF-LIBERATION

體制既有的弱點。

與民眾之假設相反的，極端獨裁與其它統治之體制並不像它們的表象那樣、也不像時常被認為的那樣永遠強大。這些體制其實存在著內部的問題與角力，往往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削弱它們的中央控制與苟延殘存。能夠擴大這些固有弱點的抵抗活動，就可能比不會擴大弱點者會產生更大的衝擊。

[有關極端獨裁統治之弱點的列表，閱讀：《社會權力和政治自由》，第100-101頁。頁數小計：2。總頁數累計：772。]

這裡有一個操作上的假設是，會擴大原先存在之脆弱性的行動，比不具有這種效果的行動，對獨裁政權可能有更嚴重而不利衝擊。

## 戰略性的基本考量： 積極主動在衝突中的重要性

爲了實現有效的非暴力抗爭，很重要的，抵抗者在初期就要掌握積極主動，而且同時要在整個衝突過程中也能夠保持它。抵抗者絕不能容許自己被貶低成爲主要是向對手之行動作出反應的角色。

即使開始的戰略估計結果顯示，既有的體制是非常強大的、而抵抗者看起來是非常軟弱的，維護積極主動還是有可能的。

維持積極主動在衝突抗爭中之進攻與防衛的兩個階段都是重要的。

## 戰略起草者的選擇

在構思終結壓迫之抗爭的某個時刻，



## SELF-LIBERATION

必須選出負責準備提出完成此一目標之總體大戰略的人員。起草小組人員的選擇必須非常謹慎，因為不是每個渴望參加的人都可能是最明智與最有才華的人。沒有完成閱讀這個主題必要讀物的人將是不適合的。無法深入了解這個國家與社會的外來者，不應該被包括在起草過程中。



讓信息不靈、教條、或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參與未來非暴力抗爭的規劃，會是災難一場。除此之外，重要的是，規劃者不能是有私人目的的個人，這會干擾這個規劃的過程。

正面來說，起草者必須已經表現出具有戰略性思考與規劃的能力。在任何一個時刻，大多數的人並沒有這種能力。

當然，起草只會在經過大量閱讀、反思與構想之後才會來臨，如同本文件所概述。

最重要的，起草人員應該能夠勝任同時製作一個總體大戰略，及小型有限運動的策略。

極端壓迫的嚴重程度會讓戰略起草小組的成立與運作變成極其艱難、而且時常變成危險的。有些人可能需要逃避受到逮捕。抵抗者要見面開會時常會有困難。抵抗者之中可能有線民或挑撥離間者。

抵抗運動的規劃小組偶而能夠在他們也不曾預料得到的情形下運作。在納粹佔領挪威的期間，有12人在首都聚會爲了國家組成秘密領導小組。在德國自己國內，秘密謀反者策劃刺殺希特勒。就在柏林的蓋世太保總部附近，成千上萬的婦女在臨時監獄外面集會，要求釋放他們的猶太丈夫。他們贏了。

在某些情況下，流亡國外者可能是有幫助的。新的通訊技術也可以協助仔細的規

## SELF-LIBERATION

劃。

質疑者可能會指出一個事實，要發動非暴力抗爭以實現解放，以前從來沒有進行過這種規模與這種深度的戰略規劃。他們甚至宣稱，這種規劃是沒有必要的。

戰略性的規劃將有可能比我們預期的頻繁。如果情況允許，研擬小組的目的可能是製作一個總體大戰略的草案，然後再由更廣大的團體加以評估。

在一些苛刻的情況下，由一個更廣大的團體進行總體大戰略草案的評估可能是無法做到的。不過，在極端政權之下，一個很小但聰明的戰略小組有時能夠進行規劃並且傳播行動的指導方針。他們的建議可以受到檢驗，量測大眾對一個微小但明顯比較安全而無須作進一步指示之行動的回應。這個回應可以顯示反對運動升級之前是否需要更多的時間、或人們是否已經準

自我解放

備好採取更冒險的行動。

如果評估是可能的，該草案可能獲得批准、被退回重新修改、或是被擱置而要求提出重新研擬一個總體大戰略。

## 基本的戰略決策

在他們努力過程的初期，戰略規劃小組將需要決定，至少是暫時性的，他們要決定使用那一種非暴力行動的機制：說服轉變、調處配合、非暴力強制脅迫、或分支瓦解，這個焦點幾乎肯定將是非暴力強制脅迫或分支解體。

準備總體大戰略草案的這些人，必須考慮一場單一而大規模有紀律的不合作與蔑視權威之抗爭是否有可能瓦解強大的獨裁或其它體制的壓迫。不過，這是罕見的，而且遠遠不是很確定的。否則，就有必要



## SELF-LIBE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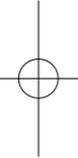
計劃如何啓動這個抗爭與如何聚焦與啓動小型的抗爭。

小型運動中的這些議題應該是可以引起整體大眾廣泛支持的那些。同時，選定的這些議題應該是淺顯而有道理的那些，並且是統治者很難拒絕接受的那些。通常，這些議題也應該是那些統治者在勉強之下會讓步或該政權可能會被具備權能的民眾打垮的議題。



在衝突的不同階段，選擇行動的個別方法來應用時需要非常謹慎。非暴力行動之技術中存在著許多個別的方法，但在某個特殊的衝突中，不是所有的方法都是明智的選擇。有的將被證明是錯誤的選擇，只有少數能夠強力有助於達到成功。要使用的方法必須要能夠有助於實現抵抗者的目標，並且有助於執行選取的戰略。

〔有關選擇採用方法之相關因素的討



論，閱讀《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501-504頁。頁數小計：4。]

之後，隨著衝突的發展，無論是行動的規模與運動的細部具體目標也可能會擴大。政權體制的反制措施，特別是鎮壓，也可能變得更加嚴厲，特別是如果抵抗運動正逐步使施暴之政權付出慘痛的代價。

經由閱讀這本指南指定之讀物而可以獲得的知識與理解，將有助於規劃者決定他們需要進行哪些額外的任務與規劃。

## 擬定一個總體大戰略

必須對所面對之這些議題與對潛在抵抗者之既有槓桿利基進行考量，做為發展總體大戰略之主要特性的指導。

- 參與陣營之相互比較，長處與短處各如何？

## SELF-LIBERATION

- 決定要採取行動的極度重要議題有哪些？
- 抵抗者要使用的主要槓桿利基是什麼？
- 這些議題與可以提供使用的槓桿利基搭配得起來嗎？
- 抵抗者既有的槓桿利基如何關連到影響改變抵抗者的總體大戰略？
- 抵抗者既有的槓桿利基如何關連到對手被確認的弱點？
- 哪些支撐獨裁政權的支柱容易潛在地受到抵抗者既有槓桿利基的破壞？

所有這一切擴充的知識與理解，將有助於戰略規劃者來發展一個聰明的總體大戰略。

經過發展完成之抗爭的總體大戰略，將建立未來衝突的指揮運作架構。戰術與方法很重要，但它們是次要的。

自我解放

[對於戰略規劃之基本要素的討論，再讀：《非暴力的政治行動》，第495-510頁。沒有新的讀物。

有關衝突過程中之戰略議題與原則的說明，閱讀：《啓動非暴力抗爭》，第447-508頁。頁數小計：62。總頁數累計：838。]

這些規劃者之第一個總體大戰略的草案、最初可能受到許多人思考的引導，但最後的定稿可能由一個人或一個團隊來撰寫。一旦起草完成，還必須由一個更大團體加以批判式的考量，這個大團體的所有成員都必須研讀過所有這些指定的讀物。如果總體大戰略的第一個草案被認為是不適合的，此時可能需要一個全新的開始，或者至少是重大的修改。不過，如果第一個草案被判定為約略在正確的路徑上，也許在該階段可能只需要做相對有限的調

102

整。

如果總體大戰略經過睿智地發展完成，並且熟練地應用它，抵抗者將會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大幅地提升發展一個有效之解放運動的可能性。

## 自我提升權能



在許多情況下，生活在極端壓迫的人們可能會感覺比較軟弱無力，無法對抗統治的體制。這項任務往往被認為是過於龐大而且太危險。人們感到無法勝過如此渺茫的機率。相反的，人們大多盡其所能地關心在生活更好的簡單努力上，因此受壓迫的人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動的。

這種情況已經被錯誤地稱之為「冷漠」。這個情況是真正的無助。

在人們感到無助的情況，提出行動建議

時必須要審慎。如果在這個階段人們仍然超出他們的能力而推動公開的反對運動，其可預測的挫敗將會向他們證明，他們的弱點是超過他們所了解的。在下一次他們能夠採取行動之前，這將會有一段漫長的時間。

不過，在人們能力所及之內採取小型有限的行動，則是另一回事。這是更有可能的。莫西修歐帕特里克萊科塔（Mosiua Patrick Lekota）在1990年的報告<sup>18</sup>指出，在南非抗爭種族隔離統治的一個主要階段，動員非洲民眾採取反抗高壓統治的行動是不可能的。

萊科塔繼續說，在這種情況下，非洲

---

18 莫西修歐帕特里克萊科塔，當時是聯合民主陣線的成員，在「衝突與防衛中的非暴力制裁」全國研討會中的致詞，1990年2月8-11日，劍橋，麻州，愛因斯坦研究院贊助。

## SELF-LIBERATION

人創立民間組織，例如索偉托公民協會（Soweto Civic Association），進行小型有限目標的抗爭。這些「公民團體」挑選出具體議題，例如「沒有水可用，或者…沒有足夠的電力。『政治』這個詞彙必須不要涉入…人們都有能力可以去說『政府必須給予我們有水可用…。』」

據此，鼓勵在某一個地方的非洲人組織以便得到一口可以提供乾淨水的水井。以前，不管是大人與孩子都因為飲用污染的水而生病。在這個單一的議題上，非洲人採取行動，並且贏得勝利。經過他們自己的行動，他們的權能得到提升，增加了他們可以實現更大目標的信心。

這個教訓是，當對抗強大的壓迫時，採取對大問題中之小型而具體的主張進行作戰，往往是聰明的。此時攻擊的有限焦點，就必須仔細地考慮。那些很容易被斥

爲不可取的可能焦點，必須加以拒絕。所選的這個具體議題必須淺顯有理而容易說清楚講明白的<sup>19</sup>。

人們的權力必須能夠集中打擊對手最薄弱之環節的方式，這樣才更有可能贏得勝利。

[有關凝聚攻擊焦點的討論，閱讀：《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471-473頁。頁數小計：3。]

在長期衝突的開始階段，一般大眾有可能還是會在將他們之權力潛能動員轉化爲有效權力之中獲取自信與經驗。在這種階段，小型之民眾的成功經驗就有可以解決具體問題的潛力，而又可以提升人們的權能。這將大大地增加實現解放的成功機會。

---

19 參閱：吉恩夏普著，《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第417至473頁。

## SELF-LIBERATION

在這些小型的抗爭中，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體制會逐漸變得越來越脆弱。這個階段小型運動的成功，可以大大地協助發展一個不可抗拒的民主運動。

在有些情況，無助的感覺不是那麼極端，它會幫忙將提出的要求具體化。對照於此的，甘地在1930年規劃一個真正是為印度獨立的運動時，他擬定了一項具體的要求。這些措施包括取消鹽稅。印度國會的領導人對此持著懷疑的態度。甘地堅持這些要求，如果實現，將可以提供實質的獨立<sup>20</sup>。現實上，這個有具體目標的抗爭將有助於動員印度民眾，而同時削弱英國的殖民統治。

---

20 參閱：吉恩夏普著，《甘地行使道德力量的武器》，第59至60頁及第71至72頁，亞美達巴德出版社：納瓦維安，1960年。

幾乎永遠在解放的抗爭中，長期的衝突必須分階段進行，隨著人們有能力採取行動以及根據形勢的需要，每一階段都建立在前一個階段的努力上。每一個階段都可以透過聚焦在贏得單一目標或極少數目標的運動來完成。

爲了每一個運動，戰略規劃者必須選擇一個或者極少數的攻擊點。這些攻擊點都必須是更大問題中象徵「邪惡」的具體面向，它就是一個最不容易合理化而且可以動員最大力量來反對它的面向。

在大多數努力驅逐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的情況下，許多小型的運動有必要設定較小型有限的目標。這些運動的成功，不僅可以糾正議題的錯誤主張。這些運動也將有助於提高抵抗者的權力能量，同時會減少對手的有效權力。

在極少的情況下，一項小議題的運動有



## SELF-LIBERATION

可能會意外地產生與一些強烈之不合作與反威權的運動連結，由此產生的權力將席捲壓迫體制的整體架構。不過，未來的戰略規劃者不應指望這種事情會發生。



在極少數的情況下，人們可能已經對他們權力潛能有信心。他們可能已經擁有自信與能力，跳過小型之不滿的運動階段，而準備採取行動以終結整個壓迫的體制。爭取獨立之波羅的海三個國家累積到1991年而最終成功，就是這樣的例子。不過，這種可能性是例外的。幾乎總是需要有小規模議題的小型運動。



### 解放的逐步提升

在反對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之長期抗爭的初始階段，最初的小規模行動應該設計小目標。這些行動應該是只有低度的風

險，並且在短時間內可以進行。這種行動可以吸引人們的注意而展開抗爭，有時候不必讓參與者陷入極端的危險。這些小型的行動不僅可以在議題上有所斬獲，而且還有助於權力關係上有小型的移動變化。

之後，隨著衝突的進展，無論是運動的行動規模與具體目標兩者都有可能擴大。統治體制的反制措施特別是鎮壓，有可能變得更加嚴峻。這尤其會如此，如果抵抗者讓壓迫的政權逐漸付出嚴重的代價。

如前所述，發展完成的戰略必須是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破壞壓迫政權之支撐的支柱。這個破壞可以縮小或切斷必要之權力來源的供應。這種情形發生在塞爾維亞對米羅塞維奇的抗爭：首先，它的合法性被拿掉，然後人們從被動變成不合作與藐視權威，而最後該政權的鎮壓部隊變得



## SELF-LIBE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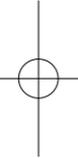
不可靠。當獨裁的權力來源被切斷時，政權就面臨崩潰了。

這種情況是否會發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準備的戰略是否明智，以及它到底是否受到熟練地運用。

### 邁向這個可能的步驟



儘管有一些困難，這些行動是在所謂一般民眾的能力範圍之內。他們可以學習、思考、努力工作、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並盡力的準備。規劃者必須計算他們要實現其目標而必須要做的。然後，就必須要有勇敢的行動了。抵抗者必須有系統的前進，一步一腳印地，邁向他們的目標。如果所有這一切都可以明智地與熟練地來完成，這個經驗可以證實，受壓迫的人民能夠對他們自我解放的能力變得更加有信心。



III

自我解放

此處本文的目的是在探討人們如何能夠超越以往的經驗，不必依賴於可能永遠不會出現、或者可能並不總是那麼聰明的政治救世主。

- 即使對抗最殘暴的政權，人民如何才能提高持續成功的機會，而同時減少傷亡？
- 人民如何才能解放自己，而且發展可以防止任何壓迫體制復辟的能力，並且可以著手建立一個更自由、更民主與更公義的社會？

本文件所提出之戰略規劃的這些建議，目的是要使非暴力抗爭對壓迫體制的破壞，比過去即興式的努力更加有效。

## 阻斷新的獨裁政權

如果抵抗者抗爭的目標是要以一個更民

## SELF-LIBERATION

主、更自由、與更公義的體制來代替一個壓迫的體制，還是有必要計算如何防止初步取得的成功被軍事政變所盜竊了。政變可能發生在抗爭的過程中，或接近衝突的結尾。

當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被嚴重地削弱，而且統治政權露出猶豫不決的跡象，或者在努力消滅傾向民主的運動中犯錯時，政變可能上演。有時候，政變可能是由體制本身內部的分子發動，例如在1981年12月俄其歇雅魯柴爾斯基將軍（General Wojciech Jaruzelski）在波蘭所發動的政變。在大規模非暴力「團結工會」的抗爭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共產黨也不再可靠，而且是處在崩潰的邊緣。

政變的進行也可能是居於無情地粉碎非暴力之抗爭運動的企圖，以維護獨裁政權或其它的壓迫。這種情況發生在1988年9

自我解放

月的緬甸，當時是在非暴力抗爭推翻了三  
個軍事控制的政府之後，民主的領導人之  
間還未能彼此同意，誰應該領導新的民主  
政府。

另一種可能性是，在成功地破壞了獨  
裁政權之後，另外一個具有自己動機與目  
標的團體可能在一個政治不穩定的期間，  
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企圖奪取對國家機  
器的控制。他們的目的可能是使自己成爲  
新的統治者。這就是1917年10月，繼顯著  
成功的非暴力二月革命終結了沙皇體制之  
後，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在俄國所作  
的事情。

爲了民主變革之非暴力抗爭的戰略規劃  
者，必須考慮如何防止與擊退政變的假設  
情況，就不管他們所說的任何目的了。

〔防止與擊退政變的分析與方案，在：  
吉恩夏普及布魯斯詹金斯著：《反政



## SELF-LIBERATION

變》，第1-59頁。頁數小計：59。總頁數：900。〕

### 解放，不會完美



成功地推翻一個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不會馬上產生一個近乎完美的新體制。不過，它將是超越過去的一項重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舊秩序將會消失。這個新的政治秩序，必須符合社會的需求與人民的決定，將是一個讓漸進改革可以成長與成功的體制。這條道路將被打開通往建立一個可以持久、自由、民主與人民可以參與的體制。

這將需要許多額外的努力，利用這個機會以建立持續改善的社會<sup>21</sup>。這些努力可以包括：

- 做好準備以遏止與擊退要顛覆民主之

政治、社會與經濟之權能提升、以及  
實施新壓迫的新企圖。

- 加強與振興現有的公民機構。
- 建立新而更加公平的機構，以及普遍  
加強公民機構的能力，以滿足國家組  
織結構之外的社會需求。

初期的主要解放之後，所有這些額外之  
努力的困難度將比它們在舊體制之下遠遠  
小了很多。

同時，人們將比以前更有經驗發動有  
效的非暴力抗爭。更進一步來說，人們將  
已經強化了民主化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機  
構，人們可以透過它們採取行動，來處理  
一些殘留的問題，同時也可以成功地面對

---

21 有關「如何主要地利用非暴力行動以有利於分  
散社會的有效權力」之討論，參閱：吉恩夏  
普著，《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第309至378  
頁。



## SELF-LIBERATION

著新的挑戰。

對於希望擬訂一項戰略計劃、可以讓生活在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之人民得到解放的個人與團體，本指南中提出的任務是很龐大的。有些人可能會感到被潑冷水而懷疑他們有完成這些任務、而且有實際準備這樣一項自我解放總體大戰略的能力。



不過，利用新增的知識與理解，以及逐步的努力，這個一度曾經是不可能的任務，已經被展現成爲一系列可以實現的任務。

這個總體目標值得這樣的努力。

透過健全的分析與仔細的規劃、有紀律而且勇敢的行動，要擺脫壓迫體制、邁向一個建立以責任與自由之基礎的改善社會，是一件可能的任務。



## 閱讀資料

羅伯特赫爾維（Robert L. Helvey），《非暴力衝突的戰略》。波士頓：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2004年。

吉恩夏普和布魯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反政變》。波士頓：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2003年。

吉恩夏普，《從獨裁走向民主：解放的概念架構》。曼谷：緬甸民主重建委員會，1993年。波士頓：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2003年及2008年。

吉恩夏普，《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波士頓：擴展新視野書局，波特薩金特出版社，1980年。

吉恩夏普，《非暴力行動的政治》（3冊）。波士頓：擴展新視野書局，波特薩



## SELF-LIBERATION

金特出版社，1973年和以後印刷版本。

吉恩夏普，「確實有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波士頓：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2003年。

吉恩夏普，《啓動非暴力抗爭：20世紀的實踐與21世紀的潛力》。波士頓：擴展新視野書局，波特薩金特出版社，2005年。



# 自我解放

## SELF-LIBERATION

###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的行動戰略規劃指南

A Guide 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tion to  
End a Dictatorship or Other Oppression

---

作者 / 吉恩·夏普  
協助編撰 / 傑米拉·拉奎伯  
原著單位 / 愛因斯坦研究所  
翻譯 / 蔡丁貴  
審訂 / 林哲夫  
主編 / 林芳仲  
編輯群 / 林哲夫、蔡丁貴、蔡明憲、陳校賢、鄭國忠、  
施正鋒、林芳仲

執行編輯 / 李鳳珠  
封面設計 / 李夙儒  
發行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地址 /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69巷3號  
電話 / 02-23625282  
傳真 / 02-23628096  
印製者 / 前衛出版社  
地址 /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53號4樓之3  
電話 / 02-25865708  
傳真 / 02-2586375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日期 / 2010年3月  
修訂日期 / 2011年8月修訂第一版  
ISBN 978-986-83990-1-3 (平裝)  
Taiwan Edition © 2011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

此書之書款，採自由樂捐。若您願意分擔出版費，請將款項匯入：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匯款銀行：華南銀行公館分行  
帳號：118-20-079667-1  
郵政劃撥帳號：19566285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請註明為公義和平基金奉獻